



鶴林玉露卷之九

示學南

城呂氏

廬陵羅大經景綸

以學為詩

家藏

德

德

德

鶴林玉露

卷之九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拍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

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艸。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開氣象不患不和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欽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烏
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
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
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綿錦
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
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
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

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
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
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
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
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
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
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

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況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々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

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驚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眾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

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

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靡天下之士故必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一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

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安相促迫，艸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亾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亾，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

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古今通矣，亦不難也。

宰輔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未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書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
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
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
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
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
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
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
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
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
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
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
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
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
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鮫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鮫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
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鮫字盧負詩中一世豪然白
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鮫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
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
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

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一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

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亾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

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

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

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繞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

如此人情物態

○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

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櫂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

從末名黑濫
觴無不乳亡
者

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
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
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
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
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杆禦免侵軼特
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
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
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
颺去之人哉英君詎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
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
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

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
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
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
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
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
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
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
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
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

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
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止見其所不見
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
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
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
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
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
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
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
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 世事翻覆

衛青必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
主此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
前奴也不可已而逾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
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
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
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
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
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
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漢初沛邑刀筆吏折
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應邵
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

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捨榆華
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
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
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
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
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
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
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
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橋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

公議論所取甚必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
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
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
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
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
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余生平日
此語如元
只存人以
足

定論

鶴林玉露卷之九

鶴林玉露卷之十

○養兵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

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籍。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韜。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馬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鎬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婦。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誰向。觀此二詩。與石壕

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己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

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後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婦二請移蹕關

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孽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

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
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
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
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
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
輩矣捨死伯可亦貶五羊

○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
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
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
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

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
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
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
今在橫渠曰物故能過化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澤融

○ 月下傳杯詩

揚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
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離濕天既愛酒自
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
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
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

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誦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去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骨。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揚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葉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 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艸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潁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

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櫟括恊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櫛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照塞上。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賊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執。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險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

手丘詩
載去西施豈
意思留傾國
更迷君
此說後未曾
有

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蠶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
以蠶吳者而蠶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
越之禍基是蠶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
不及蠶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
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
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
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
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曰護不
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
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
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

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
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
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
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
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
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
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
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
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
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
此事人間又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

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艸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凋斲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

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直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猶扶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摛扶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纒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誠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

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
是宋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
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教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揚
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
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
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三訪
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
鳥流徑窄不妨隨繭粟路長那更聽鈞鞞家山千里雲
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

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
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
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
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
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
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
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吕后鷙悍惠帝仁柔爲宗
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
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吕氏

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妣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

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師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砢。直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糞穢狼藉。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湘載歸。蜀厥後楊九鼎，罪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餓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

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克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憤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

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劔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績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

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慶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嵩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驕回顧免之頭今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嵩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揮夜月龍魂冷。劔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劔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

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

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恠。若鹽者乃以其子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敷奏蠲闕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祿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

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

家所謂生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左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熾兒幻夫。模象莊老。

得道
和道
佛家

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三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詩。

鶴林玉露卷之十

